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忠穆集卷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貢生臣李憲喬

謄録監生臣龍舜耕

忠穆集卷五

宋　呂頤浩　撰

狀

乞留直筆兼管內侍省事狀

臣早來奏事恭禀聖訓隆祐太后欲行六宮合留行在人數親承聖訓六宮並隨太后行此中更不留人臣尋奏記得臣知揚州日親奏御筆內尚書省直筆留一半在南京一半於揚州州治安下今若不留直筆之類即

內省職事令何人掌管蒙聖訓欲令內臣權管臣即時已奏令內侍權管內省職事深屬不便臣即至都堂與執政商議此事有合奏陳者陛下以隆祐太后及先朝房院人數稍多痛懲二月間倉猝之禍遂先遣行誠得策也然近日議者多以為陛下雖有固守建康之詔而陰為避敵之計如曾楙尚疑之況無知之民乎今不量分嬪御留行在則民心不固流言紛紛此不可一也兼內宰之職自成周有之董正女御之屬令內尚書掌批

出四方奏牘及臨時處分亦自古設官之制宮禁峻深與外人不相見故號令嚴謹若令内臣權管深恐不密亦恐不可開端此不可二也伏望聖慈詳酌少留六宫在此以安人心及分撥内尚書直筆在此以嚴命令乞

賜睿察

論乞移蹕平江府狀

臣有迫切之懇久欲仰冒天聽然朝夕思念深懼輕瀆冕旒之聽是以踟蹰累旬未敢陳述欲隱忍不言復恐

懷情不盡上誤國事身為舊弼仰荷陛下恩遇之深既有所見豈敢緘默不言臣竊見今年二月間移蹕建康與諸大將兵屯去處相近指麾號令事勢順便漸圖中原此上策也然自三月至八月敵人騎兵弓弱馬瘦之際既未能舉事今已秋深矣正敵騎得志之秋不可不嚴為隄備惟建康之為郡與偽境相去密邇敵人用兵能避實擊虛既知韓世忠與張浚兩軍人馬精鋭分屯楚泗兩州必引兵西去由上流渡江敵騎所向如飄風

驟雨之來朝發太平州上下州軍午未之間已馳至建康斥堠探報安可及哉萬一奔衝兵馬蹂踐倉猝顛沛又如在揚州時不可不防也伏望聖慈為宗廟社稷計長慮却顧天下幸甚且陛下近降指揮改駐蹕為巡幸法漢高祖唐太宗之事顧明詔大臣熟議於九月下旬且移蹕平江前倚陂湖沮洳之險背負松江長橋之阻緩急不至狼狽進退不至倉黃候來春復幸建康乃萬舉萬全之計乘輿永無後患之策也臣頃在河北與金

人相持累年熟知其情大槩善示弱善設伏若近日別無警報此尤不可不慮安危之機國之大事仰冀聖明深賜洞察臣昨於建炎三年蒙陛下擢任左僕射是年四月扈蹕往建康至八月下旬懇告陛下廵幸浙東仰蒙聖慈浩然開納進幸温台等州是年金人渡江聖駕往來迄無驚擾之患前事未遠龜鑑昭昭雖敵兵未必至江然在我之計思患預防不得不然也臣衰病餘生常恨無以報國輙貢芻蕘之言仰祈天造貸其萬死臣

無任激切之至

論邊防機事狀

臣歷官四朝蒙國厚恩仰荷陛下眷遇之深雖糜骨粉身無以論報臣自聞豫賊與金人入邊以來緣不知探報之詳無由條具備禦之計而數日來收宰相趙鼎書云敵騎尚留淮甸詐不可測又得右軍統制張俊及一二掌兵官書云將士之心皆願悉兵過江與金人接戰緣事關利害輙有愚見冒昧麼述夫王師纔渡江便有

大禍福何以言之蓋淮南之地金之騎兵可前可却而我師易進難退不可不審也竊料敵人二三月間糧盡必勢窘何以知之蓋京西及徐亳諸郡全未有耕鑿糧運所出自來止藉東平濟南府及淄青德博等數州而已今偽齊漕運由北清河泝流至濟州山口鎮（原注：上水約一千里）自山口鎮入黄河經由徐州淮陽軍轉漕入淮極為艱阻兼黄河自來難行舟船則齊人所儲糧食必不廣數年以來劉豫父子雖於南京淮陽軍陳頴數州積聚

資儲然供給敵軍今已數月非久軍食必盡糧食既盡必謀退去但明遣探報候其欲退分遣精鋭追襲掩擊必獲大捷兵法所謂料兵筭食古之善為將者常以兵食相須豫賊不知用兵之策而金人狃於常勝不知慮敵深入吾境此天亡之時也願陛下於此沍寒之時金人弓健馬壯之際且敕諸大將謹守江岸俟其糧盡欲退併力追襲此萬全之策也金人大帥如洛索扎木國王斡喇布皆已物故今次南來者達賚郎君四太子臣

在燕山府皆聞之達賚有謀而怯戰四太子之謀而麤勇然四太子所統部曲比之達賚極衆且精銳四太子所向尤宜隄防也臣螻蟻之情不勝憂憤之至仰乞照察

再論邊防機事狀

臣契勘禦敵之計臣已條具其畧臣所謂王師纔過江便有大禍福者蓋用兵之法要在知彼知此金人因大遼及中國太平日久民不知戰遂致縱横又外國之性

惟知附彊昨金人既得志於此地諸羌附之乃驅率諸國人民使之先登冒犯鋒鏑何嘗有愛惜兵民之意哉國家自渡江之後數年以來陛下宵衣旰食竭力養兵近方聚得戰兵十五萬器甲粗足豈可容易渡江與不顧危亡之衆決一旦之勝負哉自有萬全之策望陛下熟計之今已歲盡但乞謹守長江俟來年金人欲退之時須明遣探報選差大將揀擇精鋭急急追襲若乘勝可前引兵至南京亳州界以撼汴京則劉豫父子必震

恐北走惟不可殺人不可刼掠續觀兵勢相去遠近若王師尚可北去即長驅至汴京既到汴京選差土豪守之來年七月間我乃班師過淮以待次年再出兵法所謂彼出我入彼入我出不過三數年間中原之地黄河以南必先為我有矣臣所謂萬全之策漢高祖所謂吾寧鬬智不能鬬力者此也臣年老衰病識見蹇淺憂國之心不能自已乞賜詳察

論乞定駐蹕之地狀

臣契勘金人自建炎二年引兵渡淮三年正月遂直走
揚州去年十月以大兵分路渡江皆有深意近者蕭顧
中引兵逼江今復稍退此皆天祐本朝聖德昭格之所
致也夫金人本年既不渡江則諸事可以措手矣將以
創中興之業伏願陛下發中興之誠心行中興之實事
今當先定駐蹕之地據都會之要使號令易通于川陜
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阻然後速發大兵一
頭項往江西湖南以平羣寇一頭項往池州至建康府

處置已就招安尚懷反側之人於明年二三月間使民得務耕桑則大江以南在我之根本立矣然後乘大暑之際遣精鋭之兵與劉光世渡淮犄角而北去由淮陽軍沂州入密州以揺青鄆命張浚躬親統兵由河中府入絳州以撼河東乘兩路餘民心懷我宋未泯之時知王師有收復中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覬也若不速為之逡巡過春夏則金人他日再來不惟大江以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臣嘗觀自古有

為之君將以取天下者弗躬弗親則不能戡禍亂定海內伏望聖慈考漢高祖馬上治之之跡法唐太宗櫛風沐雨之事速圖之不可緩也臣在西北二邊出入行陣二十餘年今者年逾六十近在軍中頓覺筋力衰憊非復昔時之强壯也日望陛下賜骸骨而歸所幸未塡溝壑之前一見中興之業爾乞賜睿察

論車駕乘馬事狀

臣昨日留身奏事仰蒙聖諭朕欲親幸軍營按視諸將

教習陣隊而前此宰執力陳不可近日自杭州舟行到常州緣諸軍陸路不易遂登岸乘馬欲與衆人同艱辛而范滓又以為不可緣此爵爵臣仰聞聖言不覺感歎竊以方今天下多難乃用武戡定之時馬上治之之日按行營陣出入御馬乃其宜也而儒士書生尚欲依太平之際必欲備法駕具儀仗非此不行是猶欲以干戚之舞解平城之圍也昔周武王師踰孟津左仗黄鉞右秉白旄載於經籍未聞有非之者漢文帝親屈帝尊往

來於棘門灞上細柳營勞軍以今觀之自咸陽東南西漢故都至灞上道路約五六十里計其往還必須三兩日是時臣僚亦不以為非唐太宗躬擐甲冑平定禍亂如揄窠園之後與單雄信親角勝負虎牢之戰帝麾軍先登率史大奈秦叔寶纏麾幟馳出賊陣後遂擒竇建德皆聖人英武之畧但陛下今日不當親臨戰陣不當履危冒險不當馳騁畋獵不當身屬橐鞬若按視軍營出郊跨馬何損於治哉臣願陛下以剛斷為心以神武

為事勿拘俗儒之論自為㦸㦸以圖中興之業臣不勝幸甚

論黜浮薄之士狀

臣前日與宰執進呈潘棐差充川陜宣諭官李愿下幹辦公事面奉聖訓令說與李愿潘棐比因上殿觀其為人頗輕浮不可全信此行祗以棐久在西方知川陜人意備詢問爾夫潘棐臣素不識之但曾召至都堂觀其為人有口辯善談論然舉止輕儇議論捭闔政如聖訓

臣與宰執退而仰歎睿照精明以此推之人之才否忠佞豈能少逃於聖鑒臣嘗觀自古立功立事之人皆剛毅木訥重厚寡言其輕儇辯捷之人聽其言雖可喜使之臨事非惟鮮克有濟亦往往至于敗事故自聽言之際尤不敢忽昔張釋之對漢文帝以謂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嗇夫喋喋利口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風靡不可不察釋之之論是矣唐德宗寵任裴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衆所不敢言延齡處

之不疑德宗雖頗知其詭譎但一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韋渠牟形神浮躁有口辯德宗親信之此二人者皆以辯捷變亂是非唐政不綱孔子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也臣願陛下日後引對臣僚之際更加詳審察其趣向而用之庶幾所進擢者皆重厚沉毅之人而退黜輕儇浮薄之士使小人不得間君子則可以立功立事恊濟中興之大業矣臣不勝拳拳之至

論乞於邕州置買馬司狀

臣世為北人聞諸宿將皆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乃用
騎之地騎兵之一可禦步兵之十山林川澤出入險阻
乃用步之地步兵之一可禦騎兵之十自金人南牧以
來中原之兵與金人相持未交鋒而輒奔潰者以平原
曠野敵人騎兵衆而中國騎兵少故也昔馬伏波於交
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因表曰行天莫如龍行地
莫如馬遂鑄銅馬式於魯班門外號曰金馬門又西漢
元狩以後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故也恭惟陛下臨

御以來留意馬政然關陜諸州半陷敵中四川道路通塞不常戰馬難到行在惟廣西一路與西南諸蕃接連㟁邇黎雅等州日進綱馬節次到來諸軍頗以謂堪備出入行陣欲望明詔有司於邕州置買馬司差有風力臣僚一員充提舉官收買綱馬契勘四川秦鳳路祖宗以來以茶易馬故川路各有茶馬司竊聞西南諸蕃貴重中國絹帛每歲不惜十萬縑可以買馬數千匹今欲禦捍彊敵經理中原較量輕重十萬縑或可輟那所有

起發綱馬事乞命有司採訪秦鳳路茶馬條法參酌施行

乞依舊宫觀狀

臣聞周文王謂鬻熊曰先生老矣而熊自言以臣入山林逐麋鹿則臣誠老若使坐而策事則臣尚少秦穆公作誓亦曰詢兹黄髮則罔所愆昔人所以獨取老者之謀而又謂老者不以筋力為禮葢以其歷年久更事多世間變故人事情偽畫能知之而驅馳蒙犯非為克堪

也臣昨蒙聖恩閔其衰病退就閑散以終餘齡而臣年將七十坐以待盡自意此生不復瞻望天日之光矣又況無謀可詢無事能策豈謂睿慈記憐舊物宸翰屢頒使人促召而臣卧病日久皮骨僅存氣息奄奄全不入食形骸支離久立則仆寔已不可支吾再念平生喜於鞍馬不畏霜露軍旅錢穀之徧歷險阻艱難之備嘗今以老疾氣血既衰筋力憊矣雖欲奮不顧身竭盡犬馬以報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而臣曉夜以思乖盡微軀固

不足惜萬一有誤國家大事隕命喪身死有餘責臣實
危殆朝不保夕委是不能乘騎冲冒寒暑誠不敢輒當
重任恐負使令盡棄前功晚節掃地惟陛下眷遇哀憐
保全終始俾臣致仕或依舊宮觀臣雖在林泉猶思結
草

書

上時政書

某皇恐頓首再拜某昨於宣和五年八月內嘗具奏燕

山府一路開邊闊遠其勢難守及條具河北燕山路危急五事以聞尋奉聖旨呂某所奏意有包藏情不可貸可先次落職如軍糧闕誤令宣撫使王安中枷項上件行遣並在朝廷去年二月到尚書省亦常陳述金人八月必侵邊十一月必大舉不蒙省察以今日之事料之金人釁隙又甚於前日不待言而可知也若秋冬不能捍禦必又渡河分道並入一道由青滄以趨德博自京東東路西來原注以河北路京東東路未經殘破故也一道由磁相濟滑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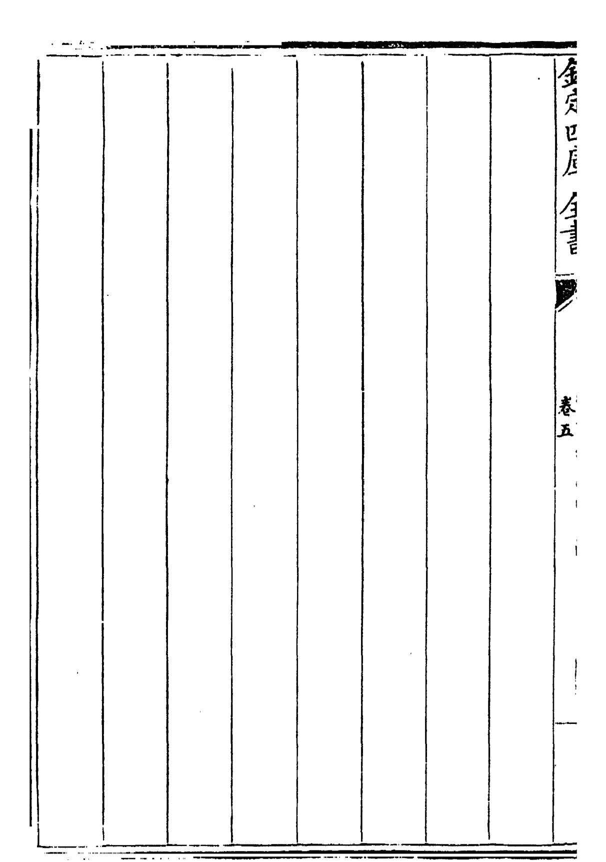
来一道由河東趨西洛東來會兵於梁宋之郊徐議所向不知朝廷何以支吾某伏思今日之計莫若遠斥堠明探報不入境即已儻或復來速避地於江外以為後圖此事誠不可忽去年秋冬間祇緣廟論不同或和或戰膠擾不决又百官内少有知邊事謀臣陳畫利害致令朝廷受禍天下痛心今日之事不容更有蹉跌伏願某官深思熟慮以保萬全蓋金人恃其彊勇故示不測與契丹相持二十年今歲講和明年大戰前後反覆卒

吞契丹今日之勢講和亦不可恃欲戰則力不逮若非遷避更無上策議者多以為鑾輿南渡必失中原是大不然赤壁之戰魏彊吳弱然而魏武大衄者江淮之間沮洳之地又有長江之險非北人用重兵之利此吳所以勝也戰勝則勢張豈有失中原之理哉議者又曰敵人既能渡大河豈不能渡大江亦不然黄河水狹霜降之後水面不過一二里又無水戰之具敵人渡河所以不能制大江則不然水面闊遠狹處不下七八里若於

南岸預集水戰俟其半渡由南岸以輕舟戰艦順流而下項刻追及雖百萬之師可挫也且以夏人號為善用兵與我相持迭勝迭負我師未嘗如今日敗衂者以涇原環慶等路皆山險之地非騎兵所利故也自金人入邊我師遇之不待接戰而輙奔潰不暇成列者蓋平原曠野步人不能抗騎兵故也某之意欲遷避者又以二十年童貫掌兵柄軍政盡壞賞罰不明人無鬭志所以先革此弊然後可以語戰兼自燕山之敗金人連二年

逼境後來數路官私馬刼掠已盡步人之勢終難抗騎兵霍去病傳云自後更不議伐匈奴者以無馬故也豈不可鑒哉竊望某官長慮却顧俯察愚夫之言況防秋在近機事甚迫梁宋間諸州環地千里城壁不固雖欲增修已不及矣伏願發於誠心開悟天意先遷宗廟於江外大駕且駐南京若無探報只駐南京萬一有警速駕南來江淮地熱又馬無稈草必不能久留俟其既往我復北去未為失計也兵法所謂彼入我出彼出我入

兹誠今日備禦之策若乃江淮荆湖两浙等路如何練兵如何養馬如何選將佐如何修城壁如何備器械如何聚糧食此六者尤為今日急務惟速圖之不可緩也某衰病餘生夙荷知遇不忍緘默伏望恕其狂瞽而詳擇焉不勝戰恐之至某皇恐頓首再拜



忠穆集卷六

宋 呂頤浩 撰

書

與張德遠書

伏蒙寵記始生貺以香幣夫何身在高位而不忘貧賤之交任兼將相而不遺外方守土之舊俾實元慶歷閤韓忠獻范文正忠厚之風今日復見下情感佩雖重沓疊幅不能道萬分之一也昨蒙頒惠色羅令復有遝段

之貺此近歲東南所無者區區不敢以多物效誠顧初冬在候塞上鐵衣寒早有禦寒衣物數件輙以拜納方公閑居閫中時此禮不敢廢是以塵浼幸賜矜亮

與李伯紀書

某閑居無所營為昨於丹邱東郊創園築室求詩為貺乃蒙不鄙愚陋寵惠兩篇調高陽春詞掩騷雅累日諷咏燥吻霑濡泉石增輝山林改色自此始矣道阻且長無由謁謝伏惟亮察荷蒙寵諭禪剎之旁借地為園此

亦王子猷借宅種竹之意浮雲不繫於去留雅意孰分於物我達人大觀歎仰不已十二詠尤見製作之工依韻和呈資千里一笑續貂之罪尚幸容恕上梁文得獲披讀筆勢縱放欽服欽服

與李漢老書

承定居泉南婚嫁漸畢名邦繁會何樂如之其力辭兩鎮朝廷從之惟少傅之除辭至六七引永叔差知太原除宣徽使改差知蔡州復帶觀文例方荷睿慈照察俯

從愚頋居閑以來頗得杜門修心養性之法此外無可言者比於東郊小圃棲止以狹隘伏熱涉夏卧病近得秋深風露稍寒乃獲安健道夫簡重而誠實昨知台州一毫不擾雖治郡不久極有去思劉彦修警敏有才智二弟所不及其他非面莫究萬一

與張全真書

治閩且二年兵習敎令民安田畆千里八郡肅清無事可以為左右賀台明諸州昨苦愆亢六月間得霖雨數

凡歲已大熟得來問知福建亦遂豐稔惟常湖兩郡下田有水潦之災為患亦不廣也連年苦瘧痢今夏幸稍安但衰晚老態增甚蒙貺荔子差來人由海道六日而至丹卯色味香俱未盡變北客所未嘗見歐陽永叔以謂荔枝果一絕牡丹花一絕誠可信也珍感珍感

與范元長書

閑退以來屏跡山郡親知書問因循不講忽辱垂教仰佩高誼歲寒不忘之意元長以世德碩學佃翔列卿頗

自得否其自前年初冬來丹邱寓居無鄉閭故舊杜門養拙日益衰殘每念甲戌同榜所存者僅四五十人不老即病四十年間忽忽如過隙良可慨歎

與汪彥章書

承編次詔令旁搜遠討漸已就緒若繕寫不辦且以十年上之亦可雖洪儒大筆素所留意然勤勚可知矣某被旨付以此事辭不獲已頃在布衣時屢謁范純夫是時此公為内翰兼國史修撰兼知院事兼修國史比已

畧具聞奏乞下禮部訂正庶不差互也

與黄嗣深書

錢塘江岸之别行且再期去秋蒙枉教翰尋以不詳知棲隱之地無由上狀嗣深盛德大雅蒞官行已皆前輩忠厚之風於故舊交契有綈袍戀戀之心豈勝感服某向者連年疾病閑退以來稍覺頑健城東小圃增植小花木今春起屋三數間不輟攜稚子徃游亦足以寓目寄懐荷嗣深愛念之至恐欲知衰老動止之詳也

與綦叔厚書

自聞領帥浙東念下車之初事勝繁劇不應以書尺溷聽覽必蒙情照茲辱墜教荷高誼厚德不遺遐遠之意曷可勝言公在詞掖翰苑累年文章妙天下昨吳玠制辭入作數聯造語警拔竊原雅意以謂既失秦川之利則銅梁劍閣不敢恃險以為難取而擊退賊兵也長安驛舍牓曰秦川驛咸陽縣北門額曰咸秦驛衰老素不善為文但莞見如此爾

與李德升書

寄惠佳什佩荷桑梓之意輙依韻和呈浙東今歳大熟茲可為慶湖湘舊號卑濕縁兵火後四向未有人煙通風地乾比之丹邱極高燥老者尤便但既欲歸輿不可遏惟幸速與德升尋鷄黍之約為樂爾

與康平仲書

頃在維揚同班列之次備見注措無不中理又高文博學至今不廢讀書篤信忠厚第深歎仰而每有啟擬煩

言紛紛豈非天耶命耶或者輔相造物之乖耶然杜門日久所養益純固居易俟之足矣溫台相去四五驛偶公與台守有嫌衰晚又不敢輕動遂阻良集某來春欲游鴈蕩不知車從可來山間僧寺為數日之欵否他惟順序保嗇以副區區之祝

與劉彥修書

向聞謫貶以居閑不知所至無從上狀但於令弟學士書中重疊歷叙遠別依黯之情亦不能盡登山臨水之

意然頗謂吾友氣禀剛大臨患難必不懾繼収令弟書云聞命之初翩然就道不勝歎服曾未數月已聞自便措揮此乃聖主記功宥過之厚恩次則忠義可以感鬼神誠信可以動金石之明驗也他惟将愛以副願言

與沈元用書

承僑寓松陽諸况安適念惟天下多事之時經濟有用之才周旋設施無徃不可豈命有通塞而奮發自有時耶蒙諭二月末欲為天台之游謹不出以俟文馭之來

庶獲相從以盡平日所欲面叙者紹興元年九月某再被誤恩承乏政府具奏天下之勢先平内寇然後經畫外禦仰承聖度開納初遣大將削平羣盜擒䝉鷙者誅之葢聖德昭格天將悔禍也衰老待盡於山林濁醪麤飯獲送殘年幸甚念如元用今日謀臣富有春秋不應如老者閑放也

與折中古書

伏承進位貳卿想惟慶慰常觀范蔚宗有言三代為將

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顯豈非用兵能以殺止殺乎頃見遵正先太尉總兵數十年以去殺勝殘爲心進築都天一帶城寨愛惜財力爲務軍前折服姚醇之惡其用刑太深慶澤所鍾葢未易量也輙以此爲左右賀

與何伯恭書

某大病之後氣血虛弱初感寒瘧繼作痢疾一夏伏枕僅存皮骨比得秋涼方有向安之望天台寄居衆多無

僧寺駐足近於城中葺一草舍蓬茅環堵粗庇風雨每念臨江高隱薌林雅致喬木翠竹翛然有塵外之趣未甞不想像而馳神也

與劉資深書

自會稽南門夜别屈指九年念欲少欵而相望每若秦越自古相知之深相會益尠樂天寄元微之詩云閑人逢盡不逢君是也湖湘士人北來者云下車浸久政事施設無不中理盜賊衰息兵民綏靖實今日濟時適用

之才也甚承乏已三月矣累乞宫祠聖恩未允他非握手莫布萬一所兾珍愛以副依何之誠

與程晉道書

寵貺佳醖副以荔子新薑皆珍物也甚衰年不飲早晚服藥各一杯自到此每月釀四五斗雖氣味濃香不逮兵厨自有野醪真趣恨不能與晉道相從如尾橋信安道中聯轡飛觴之時吾曹老矣念欲促席道舊而不可得第增慨歎爾戟袍輙易拜俛不惟與綵衣相鮮公方

進用作大帥横槊賦詩時亦不可乏此也原注信乃廣信軍安乃安肅軍

與趙道夫書

向台旆在泉南使人田上狀幸塵視末永嘉下車之初嘗蒙枉教聞掖垣之名因本州急促往婺州持書令前路投納繼而收德升書知此書不獲通呈諒蒙昭察近時士大夫力辭侍從之名者百無一二豈意難進易退之風前輩高節今日復見第增欽仰丹邱小邦不足煩

施設然民淳事簡軍糧可以足用地僻少過客永嘉所不逮也如聞戎塗有日道中尚祈厚自持養以慰所至

與姚庭輝書

承遂得請亦未獲具聞忽奉教墨如接晤言區區不任慰懌庭輝以學問取高科以官業登顯仕數年以來遍歷艱危今寄居孝義村想日有燕處之樂歲得租米幾何雩川別業曾料理否衣食之分各有厚薄隨所遇而安可也中大夫所得恩數與從官不相遠但村居太僻

不知可以遷來邑中否

與賀子忱書

遷居兇率已兩月矣地不卑濕稍覺疎快衰晚之所宜也天台勝槩朝夕馳想俟八月微凉即單騎一往遍到諸山寺可以款陪下風頃歲寄居南京及維揚自釀玉友親知以為妙嘗著玉友補遺一卷自過江以來雖精意醖造輙爾不成蒙惠雙樽清冽可愛如對故人而揖清風也

與劉仲忱書

作日勉彊成詩以謝厚意復蒙屬和感佩尤深兩日來披咏佳篇不能釋手古詩高妙不愧元祐年間作者之風律詩警句可愛如奉天一絶編入牧之集中恐學詩者未易區别也某承先人詩賦之學以雕蟲末技忝竊科名今日見公佳作恍然自失矣

與張安世書

承閑居山中諸况粗安便出處行止非人力所能為吾

曹隨所遇而安之可也其連年冒暑總兵今歲得閑幸稍健但晚景侵尋衰態增甚蒙諭冬初下訪極荷鄉契冬中澤國宜雪作若乘興一來不異子猷之訪戴也區區縷悉非面莫既

與劉仲高書

仲高才學政事高出一時翺翔法從獻納論思乃其職業尚淹外臺何也念昔宛邱聯事二十年間凋零無幾良可驚歎政車到閩部已久諸況何如先正奏議已領

可見前輩之出處立朝之梗概茲承寄惠司馬温公手帖石刻其元豐末侍先考過洛中嘗瞻見温公儀範又嘗至温公故居喬木尚存鄉人懷想不異甘棠之思名公也題跋續寄納次温公文集編次甚工冠之以雄文為序欽仰大手筆衰老得以熟讀感佩至深

與馬永卿書

會稽南浦之别忽忽遂改歲華相從之久相知至深遠别之際惘然自失昨承欲往鉛山寓居今領來誨乃知

迎侍雙親在令兄官所都邑雖經兵火而居民不至流徙自縣趨左里重崗複嶺喬木蔽映而兩山之間皆良田沃壤可愛也陶公太尉廟每至祠下想其英概志在中原尤可師仰大年高文大筆嘗有吟詠否登臨之時必亦見念也承愛秋冬間見訪切不須遠來雙親年尊且奉晨昏為便相距二千里豈可命駕輕出耶

與陳祖禮書

承山居僻左必得玩意書史如昆仲才器人雖忌嫉終

能抑之乎某平生行陣金瘡在體投老垂白得獲閑退涵泳聖澤豈不知幸但干戈未戢而大恩莫報永為憤恨爾米十斛以助晨炊杜詩云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不相遠矣

與范正輿書

茲承從開府公移屯建康諒惟賛畫軍務少勞神觀先文正以次繪像特蒙惠示感佩不可勝言頃在陜右有四軸因兵火失之今再獲見如披雲霧而覩泰山北斗

也

與雪峯清了書

自頃艤舟四明辱書為貺尋亦拜問之後一向在江東境上置寨於彭澤左蠡之間與李成之兵相持踰年再蒙名還政府衮衮不獲上狀便至忽奉來教佩意良厚吾師道業識解超然絶類雪峯大刹聚衆甚廣人所信向方大盜甫平助國家名教使人為善豈小補哉甚幼年聞真定牘老云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廣厦千間夜眠

八尺推此語則所何足矣某壯歲在西北塞上親總軍旅出入行陣十五年所至除殘去害未嘗妄戮一人佛書有因果報應之理每以自警也晚遇上聖出入將相五六年備歷艱危中間屢乞閑退而所請不獲再叨柄用二年分遣諸將平蕩江湖福建羣盜使民安業乃行其所見非敢忘意功名然衰年識慮顛錯罪戾滋多上荷聖恩處之宮祠布衣蔬食可以送老伏承存問因以布左右幸希亮察

啓

謝陳龍圖舉自代啓

持槖轉輸方被光華之渥刻章論薦不遺貧賤之交風義聳聞兢慚無地竊以聖朝席累洽之運開用人共治之門從官於拜命之初有舉賢自代之法倘非精誠相格臭味攸同如管鮑之深知若王貢之相引敢覬齒牙之譽以為聲氣之先如某者樗櫟凡資輪囷奚取豆棧下品淺俗何言素無孝友之高風見知里閈田視簡編

之舊學日甚荒蕪雖薦試於劇煩迄未聞於彊濟况在
公之奇節與享上之精忠雖有寸心未施薄効嗟虎皮
之弱質恐累知人誦袞字之褒章殆成虛語忽驚題品
遽及凡庸此葢其官識度淵冲神鋒秀拔卓爾公輔之
望慨然前輩之風眷言富貴無相忘肯使朋友之道缺
輕艘重艦交馳整整之旗封豕長蛇首挫堂堂之陣竚
召還於鈞柄猶懷戀於綈袍伏念某自遠台符屢更歲
籥鵬程萬里方奮翼以圖南鷦巢一枝正卑棲而在北

久曠馳誠於竿牘固非自棄於門墻忽迂翰墨之記憐為借雌黄而馳譽其敢不益堅操履永副薦揚惟仰託於師門庶終全於晚節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大理孫少卿啓

伏審拜命楓宸陞榮棘寺除音所逮公論僉諧伏以某官學洞古今才兼經濟決儒科而振藻夙擅文名從士版以服休茂揚政績再躋郎省薦領使權果膺上聖之知擢貳列卿之職議刑從恕本欽恤之寛仁懋賞旌賢

佇入遷于嚴近其從游有素辱眷良深欣抃之私喻言
奚既

與華殿院問候啟

伏審光膺睿渥改莅雄藩已擇剛辰榮開盛府伏惟慶抃
恭以其官淵泉涵潤嵩岱儲英趨聖域以甚優躡亨衢
而特起會逢昭代遴選副端眷從鵷鷺之班擢領風霜
之任論事有敢言之氣直繩無附下之私鵰鶚横秋豈
衆禽之可偶松筠挺節異凡木之空摧出處誠繫於重

輕屬任不殊於中外顧濟南之要壤號鐵左之名邦褰絳帳以談經範模雖舊秉朱轓而撫俗襦袴惟新豈容坐席之温行被賜環之召别躋近侍益懋遠猷其昔處鄉庠載馳朔部豈謂雲霄之志得施桑梓之邦潔已虚心願奉一言之教摳衣望履遥修百拜之恭瞻嚮之誠敷宣罔既

賀吳顯謨閣啟

伏遇拜命中宸陞華内閣除音所逮輿論交欣伏以其

官勳德傳家材能邁俗自翺翔於仕版久踐歷於要塗
問俗觀風雅副皇華之遺承流宣化獨高循吏之聲豈
容坐席之溫佇見賜環之名入躋嚴近益展猷為顧簡
牘之未修辱緘縢而寵逮永言傾頌莫罄敷陳

賀建康張龍圖啟

伏審光膺睿渥榮領巨藩音驛遥傳輿情允協伏以某
官規模宏遠器宇軒昂蚤以疏通之才薦歷劇繁之任
惟金陵之會府號江左之要邦方六飛駐蹕之時聚諸

路錯居之衆雲屯萬旅豈無調護之方棊布百司每勞應辦之力爰自下車之始已聞游刄之餘宜妙簡於嚴宸佇陞華於要近其側聞成命第切欣愉愧尺牘之未修辱緘縢之遠逮永言感篆曷罄敷陳

賀姚侍郎除待制啓

伏審光膺宸綍進陟從班成命播聞輿情均穆伏以某官學通倫類識照幾先少決儒科抱經綸之器業早登膴仕更中外之艱虞勤勞徧歷於百為夷險不移於一

節輟自貳卿之近侍兼參戎幕之淵源避劇請閑樂舊山之泉石興讒起謗駭平地之風波賴公議之辯明宜湛恩之溥博榮躋次對允副僉諧諒倚席之未溫即賜環而促召其游從有素欣抃尤深悵竿牘之未修辱緘縢之遠逮永言愧感未易敷陳

賀中山帥沈侍制到任啟

伏審光膺帝制榮陟從班郵傳疾馳輿情均穆恭以某官禀氣剛大受材敏通夙遭際於昌辰久翱翔於膴仕

薦揚中外勤勞蚤著於百為遍歷險夷終始自持於一節比趨名命入覲中宸首登文石之嚴從容賜對密邇前旒之邃讜直具聞討謨大契於淵衷超拜宜先于多士眷中山之襟帶控朔部之咽喉出殿大邦副朝廷之重寄兼持從槖為儒者之至榮佇覯功業之隆別被倚毗之任其頃緣趨佐最荷知憐方大厦之賀咸阻賓閎之展慶傾頌之至叙述奚殫

賀河間帥吳述古遷職再任啟

伏審光奉睿恩榮遷峻職併昭異數原任雄藩伏惟慶
抃恭以某官璞玉凝姿桂林挺秀世濟夔龍之盛美並
逢堯舜之昌期服禁職於西清久持從槖暢天威於北
道倚若長城比上虆封丐閑琳館輿議固難於擇代聖
心方切於懋功寵陛祕殿之名仍總中權之重載惟雅
望竦動羣瞻出鎮大邦雖上覲於遠畧入參庶政已屬
望於宗工諒倚廗之未温即賜環而促名坐開材館方
嗣立於規模手斡化鈞竚一新於陶冶某猥㡇疲鈍獲

托㶚幪欣聞成命之傳彌切懦心之慶其為鼓舞未易殫陳

與知建州魏侍御啟

一别台符屢移歲籥霜臺峻極敢通候問之儀治閫迫遥第切傾依之悰遐想鎮臨之暇茂膺戩穀之祥伏以某官天骨韜奇神鋒擢秀富淵源之奥學早決賢科挺巖壑之英姿素高多士剛毅有敢言之氣特達推獨立之風顧中外之游更豈超騰之可後鄱陽布治敦愷悌

以宜民閫郡承流尚威稜而警俗調和有術寬猛適中
豈容卧治之優行奉追鋒之名其崦嵫遲暮蒲柳衰殘
比鮮印於湖南復易麾於浙右方祈嚴名入覲中宸言
瞻數仞之墻阻陪賓謁遠貢十行之札冒瀆記曹春序
應期陽和在候願護節宣之術永綏福禄之宜

賀趙相除左僕射啟

伏審光膺中制進陟上台隆體貌於一時大勳勞於百
辟神祇助順華夏交驩恭以其官識造幾微氣函剛大

智勇獨推為人傑文武兼禀於天資屬上聖之作興踐要途而遍履疇濟中興之運蚤膺爰立之求會逆種之嘯凶引鋒車而逼境諜臣猛將遲回懐不斷之疑讜論嘉謨慷慨决親征之策敵兵宵遁邊境塵清破蔡之功孰先裴令却秦之戰無出謝公巳懋元勲冠冢司而涣號佇頒顯冊面槐位以尊賢某睽别累年瞻依有素雖衰遲暮景阻陪振鷺之游而沐浴餘波幸遂潛魚之志永言欣幸曷盡敷宣

賀知越州綦內翰啟

伏審光膺睿古出鎮帥藩郵傳所聞士夫胥悅竊惟慶
抃伏以某官量澄玉海學富金籯蔚為學者之師夙擅
儒林之秀玉堂金馬久煩摛藻之才皂蓋朱轓暫付永
流之寄載惟雅望播在羣僉誦銅梁劍閣之辭蓋一時
之奇作惟鳳閣鸞臺之詔誠萬目之具瞻某託契有年
索居浸久棲遲陋巷悵竿牘之未修眷戀綈袍辱緘縢
之寵逮永言感佩曷罄敷陳

賀新知台州曹大卿啟

伏審申命嚴宸領麾便郡除音所逮輿論僉諧伏以某官廸德忱恂抱材通敏承勳德光華之胄蚤著令名歷中外繁劇之除亟登顯仕擢參天府之治進聯卿寺之班惟浙部之要邦有丹邱之福地爰資宿望綏撫黎民佇聞名節之頌入選鴛行之近式符輿議益展大猷某一别風儀寖更歲月兹有親仁之便預深仰德之誠欣抃良深敷陳罔既

賀周中丞知秀州啟

伏審光奉宸綸榮分郡寄涓辰協吉視事宣風伏以某官氣禀中和道涵方大出際艱難之會蚤膺旒扆之知眷自郎曹擢居言路剛風勁節素傾朝野之心正色直言屢落姦邪之膽去同汲黯寧薄淮陽居異子牟不遥魏闕行奉紫泥之名遄歸玉筍之班益懋遠猷用符輿望某辱知有素為別累年欣聞開府之初彌甚周邦之喜限拘職守阻造門闌祝頌良深喻言罔既

賀郭節使加檢校少傅啟

伏審黼座對揚祓九重之厚眷宸廷頒命陞亞傅之崇資仍易鎮於雄藩畀寵還於舊治除音所至輿論均驩伏以某官學洞孫吳才兼冦鄧山西氣槩素高破敵之奇功嶺外威名世有征蠻之異績出則分符於邊閫入則帥兵於殿廬鴈門騰來暮之謠虎橋有去思之念自守四明之奥壤屹當北敵之要衝增秩賜金聊慰借留之望建牙植纛益彰重外之光某追伏海山阻趨賓仭

永言欣抃罔罄敷宣

謝趙都運啟

承乏湘南方懼黜幽之典分符浙右遽叨易地之恩靦面弗勝汗顏增愧伏念某家傳朴學世貫寒鄉親逢睿智之作興濫逐英賢而進用一麾樞府本兵無經遠之謀再秉洪鈞佐國乏贊元之業荷聖明之全度保顛躓之餘生惟會府之劇繁豈衰遲之可辦已抗章而懇避丐閑退以歸休此蓋某官德量兼容仁襟汎愛綈袍興

念不忘故舊之情鄰壤相依每借揄揚之助肆令駑鈍仰玷龍光感佩良深敷陳罔旣

賀張參政福州到任啟

伏審榮奉宸恩移鎮七閩之壤肇開幙府俯臨八郡之民凡預朋僚率同欣慰伏惟某官學通倫類識造本原醞藉如張曲江聞望同孔北海誠心接物極高明而道中庸厚德鎮浮先器識而後文藝晚陪興運自結主知徧歷清華亟登丞弼聲猷彌著德業愈隆載惟東粤之

區比苦潢池之盜屬茲綏靖半已凋殘如脫沉疴未絕呻吟之苦若保赤子宜推鞠育之恩迺屈大臣往宣至意雖路門之勸講允賴真儒顧棠境之拊循尤資良牧纔及下車之始已聞歌袴之謠上寬宵旰之憂下慰簪纓之望某行年老矣報國蔑然欣承綸綍之頒媿後緘縢之賀敢煩記室先枉教函感佩良深喻言罔既

賀胡樞密啟

伏審光膺睿渥擢任洪樞朝廷得人翕爾一時之慶俊

傑在位聳然四海之瞻恭以其官學洞三才智周萬變
際風雲而摛藻蔚為王國之華依日月以蜚英迥出廷
臣之右自躋榮於法從益簡在於宸衷越陞右府之嚴
仰賛聖謨之密豈特受成於將帥又將制勝於邊陲經
武本兵已宣威於遠服代天理物行進位於洪鈞其晩
幸披風夙嘗託契崦嵫暮景方待盡於山林槎枿餘生
亦並霑於膏澤厚德不遺於閑退高風念及於衰殘忻
幸良深敷宣罔既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忠穆集卷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舉人臣秦　標

謄錄貢生臣趙　珍

忠穆集卷七

宋 呂頤浩 撰

序

御書蘭亭後序

紹興七年三月臣頤浩蒙恩趣召入覲對於建康宫既陛辭行次近舍皇帝遣中使賜以御書晉王羲之蘭亭脩禊序臣下拜捧觀如湊玉霄遡紫清雲章奎畫爛然絢目而不知卷數之在手也自鍾張而降以書名家惟

羲之為冠而蘭亭存藁又其絶筆陛下天縱多能博通
衆藝翰墨之妙前兼古人顧如此書雖下法羲之而天
資高邁神意自得直出其上非若世人臨倣摹擬拘於
筆畫形似之間者也臣伏思太宗皇帝宸翰之工實逼
二王於時臣下名善書者莫能望其髣髴然方繼承藝
祖卒其功伐屢征不庭初未遑暇神武既定文德誕敷
如字學一事猶能獨擅天下而傳美於後況於紀綱法
度之垂裕者乎今陛下乘中興之運躬撫六師志戡多

難期復大業需時偃革則還以人文化成天下實書傳美又將貽萬世以紹我太宗之懿蓋有待焉臣老矣念終無以仰裨聖志尚庶幾及見大勲之集也刊諸琬琰竊以為志少保鎮南軍節度使充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臨安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兼行宫留守臣吕頤浩謹書

跋

跋范堯夫范彞叟范德孺墨迹

范文正公幼孤隨其母嫁長山朱氏既長知其家世感泣
而去之京南刻意苦學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動其心
而有志於天下其立朝行己忠言嘉謨見於歐陽永叔
所撰神道碑其平生踐履進退出處具載國史公生四
子長曰純祐有才識早卒次曰純仁字堯夫元祐中為
尚書右僕射次曰純禮字彛叟建中靖國元年任尚書
右丞次曰純粹字德孺仕至龍圖閣待制元豐末堯
夫守濟南府某為府學生已獲參識元祐九年集英唱

名公位丞相而德孺知己尤深崇寧初為邠州州學教授學有三范祠堂蓋邠州屬環慶路而文正公堯夫德孺皆嘗為環慶路帥德澤在民邦人懷之黨籍起獨祠堂得不壞兵亂以來范氏子孫流落幾盡紹興二年四月下休德孺之子正輿見訪攜堯夫彝叟德孺墨迹相示披閱久之蓋寶元慶歷間士大夫忠厚諒直之風槩見於字畫矣仍以所記二詩題於卷末紹興二年四月日濟南呂某記

跋宣和御畫

臣事道君皇帝踰二十年今寓止台州獲觀宣和御畫念北狩之未還望孤雲而隕涕紹興五年二月十二日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臣呂頤浩謹題

跋王逢原小傳後

僕晚生不及識廣陵先生然嘗與先生之猶子雲雱游熟聞先生之風槩范蔚宗論黄叔度云隤然其處順淵

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先生是歟雲字子飛仕至工部尚書死於國事雱字子與仕至虞部員外郎今亦亡矣紹興五年二月十二日濟南呂某謹題

跋王仲至詩

王仲至詩十卷仲至名欽臣世為睢陽人博學善屬文尤工於詩元豐間守官陝右有宿華嶽觀詩云凌空老樹雲垂葉壓屋梨花雪照人此詩傳入禁中神宗皇帝

喜之吕汲公微仲為相薦其才浸擢用紹聖元年為吏部侍郎坐汲公罷按國史王洙字原叔至和中為翰林學士仲至乃原叔次子也建炎二年八月濟南吕某題於維揚户部直舍

跋送朱景仁詩

建中靖國辛巳年僕寓居淄州長山縣邑宰朱景仁替歸姑蘇以詩送别後三十四年僕寄蹟台州再閲舊詩恍然如昨日光陰易逝良可慨歎景仁早以才幹聞嘗

為省郎屢典劇郡所至有聲今為中散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寄居婺州浦江縣紹興甲寅七月己未濟南呂某題

跋蔡天啟詩

僕政和初為宗學博士有客自丹陽來誦蔡天啟七夕諸王調馬圖後丹青引三詩愛其辭語警絶紹興二年承之政地天啟之子佑攜其詩集兩編見訪正月初十日舟行長橋因得閲濟南呂元直題

跋奪標録

元符卯年二月初二日夜覽於燈下自恨昔時文字不工雖得一等然碌碌行闒深可恥也要須激昂壯志脩宦業以紹復先人之意某記

詩

龍興寺閣

危梯凌碧空不與廛閭通朝煙翳高棟靄靄猶從龍遥睇辨滄海縱觀分岱宗常山與馬耳歴歴在目中良時

無停景遠宦如飄蓬汨没困簿領何以舒心胷公餘頻登臨勿使酒樽空行看五六月下視零雨濛

同侯德裕登邠州凌峯閣

招提掛層峯朱檻倚天半冷風閣底回暑晝消清汗危躋出穿窱俯視羣峯亂吾人家東州官學各羇絆兹游豈易得勿訝金樽滿終期汗漫游醉卧雲巒畔

宗學寓宿貽謝任宿

煌煌文德門絳殿髙巍巍朔望奉朝謁自覺身光輝吾

家濟水南舊隱掩雙扉三徑雖就荒松菊猶依依歸歟懷魏闕倦宦念東歸游子行未已江湖鴈南飛去就兩無策躊躇送殘暉

扈從至西城道中作

霜風捲霧散天日増光明警蹕轉前路百鳥相和鳴邊塵暗長淮今歲幸西城野店翠華過縱觀滿簷楹豐年高廩多薄飯猶香秔衰鈍猶何者厚顏羞大烹鹽梅乏滋味終恐傷和羹干戈幾時休憂國心如酲歸歟魏闕

念老矣滄洲情勉力謂諸將為時請長纓

次韻劉省元希範題孫伯溫舫齋

昔年曾伴江湖客泛宅浮家煙水濶蘭旌桂棹去夷猶醉吟爛賞湖山色即今別來四五年漁蓑煙艇想依然驅車終歲走塵土夢魂猶在苕霅間主人好事誰能敵鑿蘚誅茅開一室宛如畫舫到江南左列圖書右經籍嗟予蹤蹟若飛蓬笑談偃息幸相從有時睡覺驚四顧恍然身在船窓中經營雅協滄洲趣祇欠雲濤破煙霧

蕭蕭風雨夜深時憶著扁舟横野渡羡君腹大飽詩書筆端摛藻飛瓊琚行看乘槎犯牛斗吾知此舍真蘧廬

和沈和仲同胡少汲河朔道中

投分緣心合相從與道俱歸途聯寳勒佳句握靈珠笑語調征賦間關恤老孤獨憐撫字謬本計自踈蕪

襄城大熱喜雨

大暑方蒸濕雲興忽蔽空俄然飄細雨快矣濯清風變化誰能測炎涼逈不同馬前襄漢路山色有無中

懷臨濟舊居四首

古邑吾鄉閑閑居况可嘉膏腴環百里市井簇千家南郭連山色東郊接水涯秋風故軍路縱目賞荷花

出郭遥墻路行行到舊莊春深楊葉鬧雨足稲花香草色連三徑槐枝罩一堂挂冠他日事投老此徜徉

鄉黨吾兄弟家居孝友風北堂諳力養南畝幸年豐婚嫁朱陳比交游管鮑同南枝真可戀倦翼猒樊籠

古邑西門外煙村遠市廛呼鷹白草際調馬緑楊邊持

節東西路離家五六年永懐豪横樂半老尚依然

元祐甲戌二月省試夜分論經理詩以題中平聲字為韻

睿聖崇儒治嚴宸夜已分講論經理切紬繹帝心勤銅鼓三更漏牙籤六藝文游心通二典刻意究三墳玉殿澄寒月楓庭藹慶雲邇英如廁蹟所學獻吾君

家學書懐

儒林從昔藹英猷蚤步亨衢孰比儔四坐俊翹環策府一時名位冠瀛洲九苞丹鳳標文采五總靈龜擅智謀

東觀退朝何所似廣文詩健欲凌秋
窮經投老癈書淫兩鬢塵埃老欲侵滿院好風炎日晚
一庭疎雨夜堂深十年塵坌無高步萬里雲霄有素心
誰謂腐儒何所用試將肝膽報知音

感舊書懷

宦塗忽忽六周星萬事於今一未成但著青衫趨冉冉
不知華髮欲莖莖驅馳翻憶林泉卧頑鈍宜歸畎畝耕
賴有鄉人端契誼相逢時慰寂寥情

雄州道中寄沈和仲侍郎

扁舟隱隱馬駸駸重到燕山感念深水陸共時同偃薄雲途今日異升沉原注范蔚宗云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泥塗之下某與和仲屢聯轡按部凡二年而和仲以侍郎被召青山豈乏歸耕路白髮難忘報國心木落鴈飛秋復盡悃然懷抱寄幽吟

李希中祉故門下侍郎邦直次子有文章器業嘗任淮南兩浙轉運使及江淮發運使靖康元年三月僕寓維揚游開元寺見公題名感槩成

詩

當年對策大明宮曾見揮毫氣吐虹楚客才華推宋玉漢儒文賦許揚雄漳濱墓木皆成拱洛汭池臺半已空經濟才高英槩盡感恩垂淚向東風原注布中有第在洛陽塋於相州臨漳縣

離京師

春光冉冉過皇州桂棹東歸汴水流湍岸風光連別浦兩行煙柳送歸舟麤官自不隨時用拙宦安能為己謀香寺故人來話別一樽清酒散牢愁

送朱景行

學士文章早擅名原注景仁兄伯元中甲科嘗為舘職文名甚著大夫官業久馳聲暫分雷土三年政佇看雲衢萬里程顧我飄蓬非夙契辱公傾蓋若平生尋蹤曾醉姑蘇酒水遠山長愴別情

次韻台守晁子莫見貽

去歲乘桴暫得閑忽驚三命促登壇向來彊健思投筆老去衰遲懶據鞍玉帳夢回烽燧曉水鄉春盡鐵衣寒

海山深處幽棲地為我經營貯原缺

次韻台守劉仲忱

瓦橋傾葢暫徘徊自渡江南蹟屢陪哀謝未能高隱去依棲還傍故人來青蒲諫諍推公望皂葢承宣屈大才但恐政成公促召異時懐抱向誰開

次韻陳國佐喜雨

吾皇懇惻念三農聖德昭昭格昊穹丹詔丁寧祈雨澤幽人歌詠願年豐焦枯已有生成意膏潤全歸造化功

竊食太倉真厚幸況聞湖外奏膚公

送張德遠宣撫川陝二首

維揚傾葢意相投國事當時已共憂鐵馬勤王曾並轡戎衣護聖每同舟山西氣槩終須在塞北煙塵漫不收宗社有靈天悔禍尚期一戰掃邊愁

子房雲裔擅英名位冠樞庭獨本兵每憤中原淪半壁擬將孤劒斬長鯨漢中險阻真堪據闗内安危繫此行勉力功名扶帝業臨風何用愴離情

次韻崔彊恕墜馬見貽

昔忝幕府事從軍躍馬翩翩犯塞塵舞舠未饒橫槊客

屬鞬何羨佩鈎人中年衰鈍難堪事一跌支離近浹旬

多謝故人情意厚佳篇惟待細書紳

謝劉仲恍寵惠詩編

久欽文采動簪紳晚見佳篇妙入神金自鷄林酬去貴

珠從驪頷探來珍越羅蜀錦工誰擬陣馬風檣勇莫倫

四十年來無此作原注自罷詞賦迨今四十年 睢陽今繼少陵人

次韻姜光彦移居

仕途憂患久相隨老去求閑遂燕私隴笛不聞吹舊曲彩牋時見賦新詩清宵好月穿蓬户落日凉風動桂枝兩鬢霜毛如舊少按絃無意望鍾期

次韻盧虞卿樞密見寄之什

維揚初記接英躔日月飛馳已十年政路翺翔常在後祠宫閑退蚤輸先欲陪清會時顒首辱惠新詩思湧泉幸有會稽棲隱地約公歸老釣魚船

登第後道中燈下讀書

十載燈前筆下耕如今鴈塔幸題名他年若遂平生志肯為長繁棄短繁

行次澠池道中

十年兩度到秦川每憶東歸意浩然何況驅車度殽澠眼前都是好風煙

偶成

金風蕭瑟動疎簾細雨霏微拂畫簷籬菊半開家釀熟

自慙生理勝陶潛　原注古詩云山僧須不飲沽酒引陶潛

重和改元冬至

至後光陰爭一線竹軒小閣獸爐新捲簾賸放冬曦入暖律渾如洞府春

題樊將軍廟

排危盛氣冠英雄逆耳忠言悟沛公何事時人太求備欲將瑕翳掩前功　原注題詩者皆以噲横行匈奴中為非

承乏河北東路不得為天平之游偶成小詩呈

沈和中殿撰胡少汲龍圖

夢想天平紫府開却嗟匏繫在銅臺山靈有意憎塵俗

不許尋芳暫到來

寄劉聖可楊如晦賈習之三首

清暉堂下相從夜見說崔橋自昔游别後不知能幾日

却來橋上繫扁舟

霜汀野岸清宵月偏照蓬牕不寐人遥想塞垣千里共

可憐名宦阻相親

北山逋客今何在西塞從軍各未歸欲訪草堂尋舊隱恐教猨鶴謾依依

新酒金橘寄李德升

稲醑初熟鵝兒色金橘方包彈子新寄與鄉朋供一醉捧觴應笑獨醒人

舟次䰀村阻風

扁舟深入水雲鄉浩渺渾疑帶遠江蓼岸阻風還度日夕陽依約照蓬牕

真定城中聞鶯聲方響和賈明仲

誰家方響鬧鶯聲恰似年時在帝京寳馬金鞍芳草路

却教潘鬢二毛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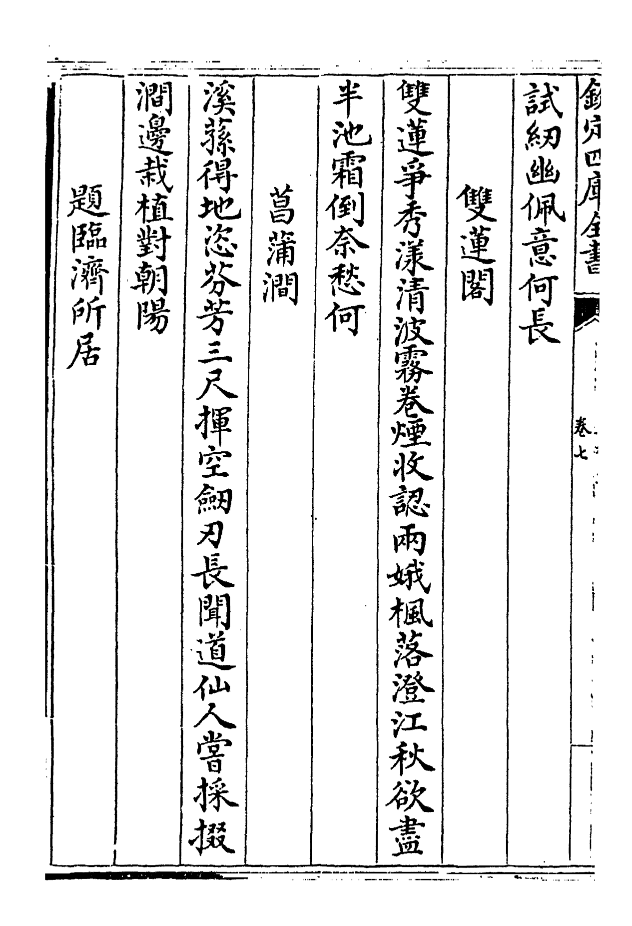
夢室

丹心憂國夢魂閒祗恐清霄亦未閑枕上幾回游魏闕

覺來聊且看閭山

蘭室

秋蘭馥郁有幽香不謂無人不吐芳最好移根来一室



試紉幽佩意何長

雙蓮閣

雙蓮爭秀漾清波霧卷煙收認兩娥楓落澄江秋欲盡半池霜倒奈愁何

菖蒲澗

溪蓀得地恣芬芳三尺揮空劒刃長聞道仙人嘗採掇澗邊栽植對朝陽

題臨濟所居

鳴鐘列鼎心無累茹糗羹藜樂亦全解把窮通為一致
此生何處不超然

襄邑道中贈孫天子子禮三首

咸平岸下分襟日襄邑亭前把臂時十載光陰驚一夢
塞塵踏盡鬢如絲

霜毛一別各毿毿興味年来老不堪橫槊賦詩休塞北
扁舟垂釣漸江南

弟兄交契比雷陳白首相看意轉親收拾壯懷同老去

江皐他日幸相隣

圭沼

鑿沼因方類介圭雨餘泉石轉增輝排空恨乏乘風術去傍滄浪濯我衣

桂齋二首

雙桂亭亭傍竹齋窻前曾見紫花開它時釀入椒漿後香逐和羹滿座來

團團雙桂拂茅齋虛幌疎櫺盡日開曾待高秋風露下

清香飄泛月中來

竹亭

此君瀟灑緑筠抽直幹凌雲碧翠浮想見風枝陪宴坐

囊封草就告嘉猷

橘亭

翠葉田田粲緑雲黄金苞實露華新遶亭雖乏千株廣

不羨當年萬戸人

荔枝亭

水晶絳雪舊馳名原注見蔡君謨荔枝譜珍重移來近野亭看取薫風炎暑際丹苞萬顆粲繁星

題汝南縣濛溪亭二首

門外行人困鬱蒸不知蕭寺有溪亭暫鋪氷簟閑伸展一枕清風午夢醒

暑途白晝倦趨程月暗泥深夜阻行却羡野僧無一事布衣蔬飯任平生原注濛溪南有山

項為河北東路常平廳事後有便坐廳兩檻植

竹春時僕別栽新竹去其舊本後二十年脩幹森聳遂成茂林友人郭仲思嘗為本路提刑寓此廨有書因回信寄一絕

昔年官守在銅臺兩檻踈篁手自栽勁節濃陰還在否清風應為故人來原注銅臺北京地名

詩餘

水調歌頭紫微觀石牛

一片蒼崖璞孕秀自天鍾渾如煖煙堆裏乍放力猶慵

疑是犀眠海畔貪翫爛光彩精䰢入蟾宮潑墨陰雲妒

蟾影淡朦朧　潙山須戴生筆寫難窮些兒造化憑誰細

與問元工那用牧童鞭索不入千羣萬隊扣角起雷同

莫怪作詩手偷入錦囊中

忠穆集卷八

宋　呂頤浩　撰

雜記

燕魏雜記

相州北三十五里梨園鎮有西門豹祠堂史記載西門豹嘗為鄴令叙河伯娶婦事甚詳豹發民引漳河水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當時民治渠老少皆煩苦之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

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其後民果得其利家以富足至漢時鄴之長吏以十二渠橋相比近經絶馳道欲合三渠為一橋鄴民父老皆不從曰此西門君所為不可更也長吏終不能易故西門豹祠至今祭祀不絶

懷相二州境上有朝歌城傳曰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此地也

北京真定府西至獲鹿縣七十里又九十里至井陘縣縣東近十里井陘口有淮陰侯廟韓信常置背水陣於

井陘口按信傳信遣人間探陳餘不用廣武君策乃敢進兵走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此其地也韓魏公題詩云破趙降燕漢業成兎亡良犬日圖烹家僮上變安知實史筆加誣貴有名功蓋一時誠不泯恨埋千古欲誰明荒祠尚枕陘間道澗水空傳嗄咽聲

真定府南三十里道旁有趙王廟破屋數間僅庇風雨讀其碑非趙王歇乃成安君陳餘廟韓信傳云斬成安君於泜水上今泜水在其北伐趙由井陘路入僕嘗過

井陘縣令天威軍是也李左車所謂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真控扼之地使陳餘納廣武君言信安能越井陘破趙哉豈歷數歸漢人謀不能支耶

涿州西南二十里有蜀先主廟以關羽張飛配鄉老言祖父相傳先主故居也廟左右大木環繞云先主為兒童時嬉戲於木下所說與蜀志所載畧相合

李邕以文章氣節聞天下字畫尤工李嶠張廷珪薦邕文高氣直嘗為北海太守天下名為北海李林甫素所

不喜道羅希奭殺之杜甫作八哀詩云憶昔李公存詞源有根柢又云干謁走其門碑碣照四裔今邕碑見於世者尚多燕山府良鄉縣有邕所書雲麾將軍李公神道碑筆勢豪放尤可愛重今人不學書不知碑之存亡可惜也

唐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造語奇特首云茂陵劉郎秋風客指漢武帝言也今長安西有茂陵古塚巍然乃漢武帝陵墓又云魏官牽車指千里此言魏武帝遣人遷

金銅仙人於鄴也又云官將漢月出宫門憶君清淚如鉛水此語九譬拔非撥去筆墨畦徑安能及此世傳金銅仙人被遷目有淚下事雖不經亦可駭矣今鄴城荒廢居民纔數十家昔時宫殿化為荆棘所見者千仭之西山耳所謂金銅仙人安在哉

古云馬出兾北故韓退之送温造序云伯樂一過兾北之野馬羣遂空今河北兾州不産良馬此所謂兾北者疑今秦州是也按隗囂傳漢光武遣吴漢耿弇攻囂囂

將妻子奔西城原注今秦州上邽縣及囂將陳元等决圍死戰漢軍退陳元遂入城迎囂歸冀今秦州接連熙河州及青唐羌界乃自古産良馬之地宋朝以茶易馬於秦州置提舉茶馬司凡中國戰馬皆自此路得之豈其地耶僕雖嘗以職事到秦州然未詳所以君子於不知蓋闕之以俟博古者考焉

大名府留宫門街東有何公德政碑乃魏博節度使何進滔碑也柳公權撰并書公權書畫冠絕當代文宗嘗

歎美其書曰鍾王無以尚也當是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為不孝此碑字大而尤為端謹嚴重魏人愛之碑樓極宏壯故歲久而字不訛缺按唐史進滔治魏十餘年民安之後累遷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和年間内侍譚稹奉使河朔遂磨滅此碑邦人憤恨可惜也

杜牧罪言以謂山東之地王者不得不為王霸者不得不為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確論乎所謂山東

者蓋指太行山言之今河北路州軍皆山東之地也故牧曰禹畫九土曰冀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敦五種習兵矢又雇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足以當天下唐自安史之亂盡失河北地至穆宗時兩河底定朝廷悉收三鎮而劉總又以幽冀七州獻於朝且懼部將為亂乃先籍豪銳不檢者送京師而朱克融在籍中於時宰相崔植杜元穎不知兵謂藩鎮且平不復料天下安危克融等羈旅寒

蹟願得官自效日訴於前皆抑而不與及遣張宏靖為盧龍節度使縱克融等還俄幽州亂推克融為留後縱兵南掠自是復失河朔終唐之世不復得河北矣皇甫湜有言昔者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蓋痛憤之辭也

忠獻韓王趙普保州人相太祖太宗開基創業謨謀行事具載國史公於真定府居今真定府大會院乃其故宅府城有廟邦人奉之甚謹真定府乃常山郡唐成德

軍節度使治所王鎔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彊而蓄積厚爲唐世藩臣鎔承髫年雖少藉其家世以取重方唐末諸鎮相弊於戰鬬而趙獨安樂王氏無事飾亭宇事嬉游今真府使廨雄盛冠於河北一路府城周圍三十里居民繁庶佛宮禪刹掩映於花竹流水之間世云塞北江南府治後有潭園圍九里古木參天臺沼相望蔡京知府日折王武俊德政碑樓於園爲廣厦今熙春閣是也鎔乃武俊之孫

東嶽廟在兖州奉符縣封天齊仁聖帝西嶽在華州華陰縣封金天順聖帝南嶽在潭州衡山縣封司天昭聖帝中嶽在西京登封縣封中天崇聖帝惟北嶽在大茂山山大半陷敵境移廟於中山府曲陽縣縣在中山府北七十里封安天元聖帝殿前有一亭沈括筆談載亭中有李克用題名云克用親領步騎五十萬問罪幽陵乃出兵討盧龍節度使劉仁恭時留題也

李師中字誠之少擢進士第兼資文武有經濟才仕至

天章閣待制嘗為秦鳳路經畧使高陽關路安撫使兼知河間府治邊有威名邦人畏愛至今欽頌元豐年間王安石變更祖宗法度會有災異神廟詔求直言師中上書其大槩云皇天改容比屋咸慶當此之際不言謂何天生愚臣蓋謂聖世文武之道識其大者是時司馬光蘇軾蘇轍方以言王安石新法不便於民被譴師中因言願詔司馬光軾轍赴闕條問急政神考批出云李師中朋邪罔上愚弄朕躬摭其姦誣所宜不赦遂落職

竄逐後歲餘神考感悟乃令分司南京鄆州居住其謝表云伏念臣抗疏仁朝皁囊猶在受知先帝訓誥具存爰持此心以事陛下以憂國為心故有二三之論以愛君為志故無喜慍之私進微卓爾之能退守浩然之正易衰之柳既已分於先顛難拔之葵終不移於所向伏遇皇帝陛下還臣舊物分務别都便臣家私許在汶上有田園衣食之計更欲何求雖天地父母之恩不過如此又曰臣謹當刻骨銘肌研精覃思頌一時之盛事賡

幾清廟之聲詩告三代之成功敢後泰山之父老一時士大夫讀其文者莫不嘉歎而憐之師中汶上人蘇軾尤尊禮之軾與交游書云李六丈者謂誠之也
李師中文章外詩什尤高嘉祐間唐介于方以言切直忤仁廟被責誠之以詩送行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為吾皇宗社計肯教夫子不生還此詩士大夫莫不傳誦在高陽關有詩云

鑑中雙鬢已蹉跎無計重揮却日戈已是園林春欲暮那堪風雨夜来多詩成白也知無敵花落虞兮可奈何

下闕

貫昌朝除武勝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及河南北使其黨投檄於大名昌朝疑其為姦考問具服則以事急遂據貝州反昌朝遣兵進討而朝廷已發兵討賊平之移昌朝山南東道加檢校太師楊偕言賊發昌朝所部至遣大臣乃能平有罪不合賞朝廷不從

偕言嘉祐元年以樞密使召罷侍中而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樞密使三年諫官御史言昌朝别為客位以待宦官乃出知許州改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薨年六十八歲諡曰文元

趙師旦單州人項知康州儂智高叛既破邕州列城長吏望風棄城遁惟師旦聚兵三百人與賊血戰康州無城辥賊入城師旦坐廳事智高麾兵而入欲脅師旦降師旦罵賊被害賊平朝廷恩數甚厚

後唐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邈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至晉石敬塘即位割幽州涿薊檀順瀛莫蔚朔雲應新嬀儒武寰一十六州以入於契丹至本朝太宗皇帝時易州又陷於契丹環地千餘里淪於絶漠不復為王民可勝歎哉

北京隆興寺佛殿西楹簷下有魏宮彈碁局魏文帝時

款識存焉王欽臣賦詩云鄴城臺殿付塵埃玉局依然獨未灰妙手一彈那復得寶奩當日為誰開飄零久已抛紅子埋沒惟斯近紫苔此藝不傳真可惜摩挲聊記再看来此局因沈積中為翔漕進入禁中不復見矣彈碁一藝今亦不傳於世欽臣字仲至仕至吏部侍郎博學善屬文尤工於詩

衛州共城縣北門外三里羣山聳秀壁立千仞山下衆泉湧出於地泉底皆碎石清澈可鑑鬚髮浸灌十餘里

匯為御河元祐年間黄河行河東北路自大名府東流入永静軍由滄州至獨流寨入海故御河之水入北京城由恩州接塘泊以通漕運紹聖以来大河行河北西路御河水灌大河漕運遂不通自中原陷沒堤防圮壞大河自滑州入曹州廣濟軍濟州注梁山泊至南清河趨入海今南河故地變為桑田詩云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可歎也

祁州城堅池深與安肅廣信軍犬牙相制以捍北邊北

城之巔有清風樓元豐年間先公爲本州司理是時河

北大儒李洪巨川有詩題清風樓先公屬和云祁陽要

郡冠邉州池壘深高北控幽敵岸綠楊浮水面衙山紅

日照簷頭立功慷慨思投筆鬻已卑汚恥飯牛獨使燕

然銘漢德百年忠憤遣人愁時韓子華緈帥中山路見

詩喜之遂剡薦

附

從祀高宗廟庭省劄

大中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講兼權禮部尚書兼吏部

尚書守文价翰林學士正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兼修
國史洪邁通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侍講兼太子詹事
葛邲中奉大夫權工部尚書兼知臨安府韓彦質降授
朝奉郎試尚書戶部侍郎葉翥中奉大夫試尚書刑部
侍郎劉決瑞朝請大夫試給事中兼修玉牒官王信大
中大夫中書舍人兼詳定一司勑令所陳居仁中大夫
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李巘朝散郎試
右諫議大夫謝諤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

觀吴琚朝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章森中奉大夫權
尚書兵部侍郎林栗朝散大夫守起居舍人兼太子侍
講鄭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等詳議高宗聖神
文武憲孝皇帝祔廟配享功臣者恭惟高宗聖神文武
憲孝皇帝天錫勇智紹開中興撥亂之勲同符於藝祖
揖遜之德光媲於唐堯一時將相名臣著在彛鼎宜列
侍太室序於大烝丕昭雋聲式協舊典伏見故宰臣太
師秦國公謚忠穆呂頤浩再登鼎司能斷大事主盟義

舉取日虞淵訖於瀛海無波復安宗社艱難之際厥功茂焉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謚忠簡趙鼎智慮湛明學識醇固北邊受敵力贊親征國本未正建萬世之長策望實高勖斯民具瞻太師蘄王謚忠武韓世忠身更百戰義勇横秋建炎勤王投袂奮發連營淮楚虎視無前名聞諸軍至今落膽太師循王謚忠烈張俊策翊霸府披荆棘以立朝廷禦侮鄞川靖寇江左功名之盛溢於旂常而秉心忠勤始終一節四人皆有名節見稱於世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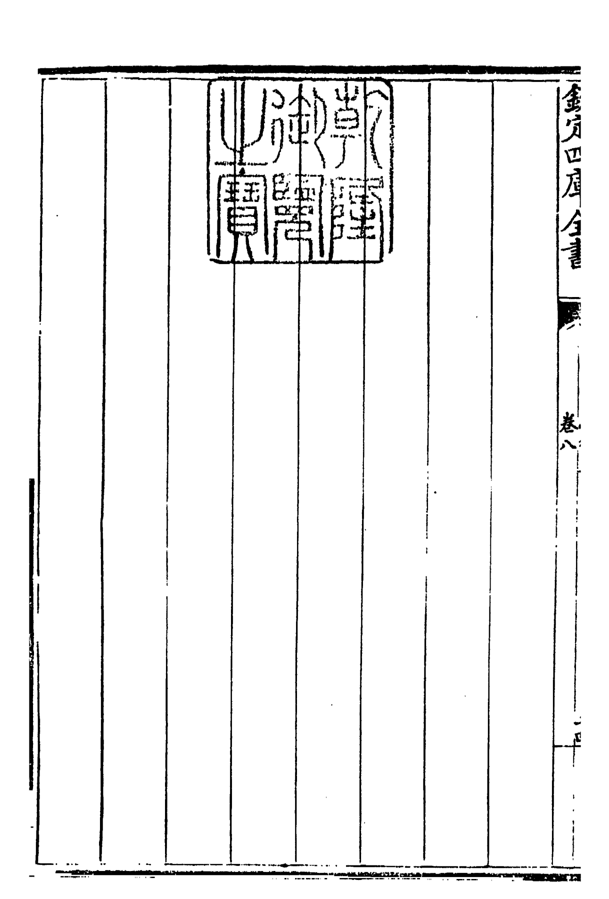
如明詔伏請並配享高宗廟庭謹議三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右劄付故太師呂國公本家

附 呂擢謝表

臣擢言臣近者輙以先臣頤浩向来倡義統諸將乞復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明辟編類到勤王事跡及當時印下勤王檄書一軸并先臣頤浩家傳及遺事文集共八件投進乞降付兩浙轉運司鏤版伏蒙聖恩不以臣為僭率恕其萬死親灑宸翰特依所乞者衛上

輸忠欲稍伸於先志立言行事惟寢薆於前聞輒陳狂瞽之愚冀黷淵沖之聽肆頒俞訓式慰孝思稽首拜恩銘心流涕臣搢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先臣頤浩蚤緜自奮旋除多艱建炎以來誓丹衷而許國渡江而後罄素蘊以事君取日而授五龍傳檄而定四海獨任時之輕重遑恤身之存亡追往昔以未遥愴音容之如在殘編粗備偶會萃以成書微跡可尋敢從容而奏御遂塵乙夜親灑奎章許鋟版以流傳徒撫躬而震惕方

公朝興故家之歎錄用已霑於寵私逮璽書加廷閣之除克紹仍形於褒詔更使遺言之未墜益知聖度之無容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業紹丕圖恩隆庶位爰念勲庸之後曲加體貌之優曾是衰遲亦勞顧恤父有作而子述人所欲而天從臣敢不仰副簡知俯殫勤瘁大書於策為一門存歿之榮移忠於君酬千載遭逢之幸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揞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乾隆御覽之寶